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一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
乾上

伊川先生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妙用一无用字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易傳○後人觧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亂說是論其體則天尊地卑論其道豈有異哉劉元承手編○乾坤古无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毁則无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語録

横渠先生曰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无形故性也者雖乾坤亦在其中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包犧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故自太極離而為八名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兊至文王重卦之後然後三才八卦不一而足而天地人之道或分矣獨分卦之名因之不改是以其義特見於諸卦也說卦曰乾為天故世之說乾者止於天不得其道又以天為體乾為用夫以乾止於天則乾象當一畫不當有人道地道而備三才也孔子曰乾陽物也自道言之乾坤天地人无非一物則是三才陽物皆乾之道故

說卦曰乾為天在天之乾也為圜在象之乾也為君為父在人之乾也為玉為金為寒為氷為大赤為馬為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以乾能備三才萬物之象而三才萬物之一物不能兼乾之象故不得獨名曰天而名之曰乾也又況乾坤道也天地物也得是道而後為物故天得乾之道而為天也八卦之名皆與

此義同易說

乾元亨利貞

明道先生曰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它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易傳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楊遵道錄

横渠先生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天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貞者專靜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道也元亨利貞者其德也乾之有是四德猶天之有四時人之有四端莫之致而常自然與生俱生者也是故乾得之以成道天得之以成歲人得之以成性何莫非斯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文言之初言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餘卦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之類則疑其以元亨二德為一利貞二德為一矣蓋自易論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之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也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是以四德或為二義可也且四德者在卦則合天地人而言之曰元亨利貞在天地人別而言之雖亦曰元

亨利貞然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是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是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是也天地人之陰陽剛柔仁義皆可謂之元亨利貞而卦之元亨利貞不可謂之陰陽不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仁義者以卦得兼三才而三才之一物不得以兼卦故也是以乾之道天得之而為天君父得之而為君父圜得之而為圜木果得之而

為木果大小不同其具四者則一而已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其道一也文王之易乾卦六畫之下惟元亨利貞四字而已至周公益六位爻辭六十二字而易道備孔子彖象文言成今之易而後世明觀文王之易則知周公之業所謂郁郁乎文者也亦見文王无聲无臭同於上天之載天不已文王亦不已之義由文王以觀包犧之畫則知包犧範圍天地之道同於太極至矣易說

初九潛龍勿用

伊川先生曰下文為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養晦以俟時易傳○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是躍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易雖以六爻為次序而言如此則是以典要求也乾初以其在初處下况聖修而未成者可也上以居極位畫為亢聖人則何亢之有若二與三皆大人之事非謂四勝於三三勝於二五又勝於四如此則是聖可階也○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顏子不用潛龍者也孟子主教故須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爻辭皆以人道為主龍雖非人而萬物

皆人道之内又取以象聖人故乾文稱之乾不爲龍而稱之者龍有聖人之德不必拘以乾象也初始也聖人之始果行育德未可爲時用或時亦未能致聖人皆潛可也此舜耕稼陶漁之時必至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故潛之時宜勿自用伊尹耕於有莘傅説隱於巖野二老避於海濵亦皆是道或喻漢祖及後世之隱者皆不足以當潛龍之義易說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明道先生曰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李顒所錄

伊川先生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 易傳

白雲郭氏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然

後仁以行之至於仁以行之道大成矣故龍之潛也有必見之理聖人之學也有必行之道舜之相堯伊尹之就湯太公伯夷之歸文王皆利見九五之大人者也人臣地道也故見而在田人君天道也故飛而在天大人者其道甚大之人也故德合天地明合日月其序合四時其吉凶合鬼神不如是豈足以有天下之大而賛化育參天地乎君臣俱有大德而小人勿用此二帝三王之所以興也乾德以大為主故不

言聖人而曰大人然則聖人之法天法其大而已矣易說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伊川先生曰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乎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聖人神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於天耳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葢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文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葢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為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龜山語錄

白雲郭氏曰三居臣道之尊當興事造業之任故終

日乾乾法乾之健不遑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不入之時然天下之理高則危滿則溢必戰戰兢兢然後无危溢之患是以九三位極之君子能朝夕惕然則雖處危地无咎矣若厲者雖危也禹曰予思日孜孜舜稱其不自滿假孟子稱其聞善言則拜皆夕惕之意也乾之道堯舜得其大禹得其健雖欲不為帝王不可得已故堯舜禹之授受係乎道之自然聖人固无心於其間焉易說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伊川先生曰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惟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无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陰故曰在淵易說

兼山郭氏曰或躍者試之也在淵者終之也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居下體之下潛之也潛則行而未成

故不可用四居上卦之下猶有淵義雖濳道已革而
无在田之位進退惟時固不可躍而進也然君子進
德修業欲及時居近君之位時其可失乎是以疑於
可進而自躍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所謂或躍
也六爻之義大率以初為未仕四為已仕二為應君
之臣三為人臣尊極之位蓋下卦以漸進而四為近
君矣故二多譽得君也四多懼近君也三多凶危也

易
說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天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飛龍在天況聖人之至若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易說○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正蒙

兼山郭氏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龍者變化而不測者也以天德而居天位是以謂之飛龍在天也猶之乘六氣御青天呼吸風雲震蕩下土及其霽也風沉雷滅了不知其所之反視太虛廓然曾無遺迹惟九五之得一是以能體之如聖人有作於天下萬物覩之而蕩蕩巍巍不可得而名言者也利見大人者言有君必有臣有德必有鄰所以相應相求相須而治也○初非不剛於位則不及二非不中於德則

不正三正而不中四不中不正上則過而已亢者也過與不及非乾也不中不正非乾也就其中正而純全焉獨九五也昔之所謂得一者其是之謂乎所以取象乎飛龍也不稱潛躍者徒見其位不可階而升未見其德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則大人莫大於堯舜也然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雖堯舜之大其憂尚

如此九五大人之君所以利見九二大人之臣也天位不可階而升也故稱飛龍焉二帝三王未有不得大人以興者漢唐之際雖莫不然然皆權謀變詐小人之徒爭雄竊國而止耳安知所謂利見大人之道哉易說

上九亢龍有悔

伊川先生曰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惟聖

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九亢龍亢卦畫而言須分初終終則自是亢極言君位則易有極之理聖人之分則安有過亢易說

兼山郭氏曰亢龍有悔者位已過中德已過亢是以動而有悔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過而惕故无咎上九過而亢故有悔然則龍德莫善於惕而莫不善於亢也亢則貪夫

位慕夫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而舜攝舜亦
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
有是道故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易說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伊川先生曰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
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
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天下先
凶之道也易傳○或問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

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見不為首六爻皆同張繹所錄

龜山楊氏曰或問乾坤用九六荆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詞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語錄

兼山郭氏曰用九用六獨乾坤有之乾純陽故曰羣龍坤純陰故曰永貞羣龍无首所以不至於亢永貞以終故無龍戰之灾此所以異於它卦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天德也用天德者徧覆包含无所不容其於見羣龍而容之有餘裕矣夫是之謂大人大人有容天下之德而无長天下之志至於天下樂推首出庶物之際一以无心應之而已象言天德不可為首為者自為之辭无首者戒其无自為首也是以

堯无能名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三分有其二而事殷皆无首之道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此然後盡用九无首之吉也乾坤純備天地九六之道故稱用九用六它卦雜而不純雖有所用亦乾坤之九六也易說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伊川先生曰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一更有萬字）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也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為

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道則萬國咸寧也易傳○雲行雨施是乾道之亨處○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大事並張繹所錄○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胡氏拾遺

横渠先生曰雲行雨施散而无不之也言乾發揮徧
被於六十四卦各使成象變言其著化言其漸萬物
皆始故性命之各正唯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
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
且貞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歟易曰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此謂六爻言天道變化趨時者六爻各隨

時自正其性命謂六位隨時正性命各有一道理蓋爲時各不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謂不一則乖競並易說○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是貞也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無所不包至則無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健也健而不息之謂乾蓋天體於上

而日月星辰繫焉自古至今一息之不留常行而不改周旋而不殆此萬物之所從出也猶人之精神之運照知事物之不窮體夫天道之不息者也是故昔之言易者必三復其道而脩言之元亨利貞者何謂也大无不包細无不聚是以謂之元也及其用也如天地之絪緼男女之搆精故有所謂雲行雨施者矣彼在天者成象在地者成形是所謂品物流形者也既有元有亨斯有體有用則不能无推移有推移不

能无終始而此實大明之所以成六位也乾於斯也乘六氣以御之所以成變化正性命保合太和撕利貞而復於元亨故四德混而為一乃所以用其光而復歸其明者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又以言人之有君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之四德元為大元為始彖論一卦之才故首言乾元元之在乾猶人之有首也萬物之所以資始者在此且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長育萬

物健而亨之道也而乾元則統之聖人知此故大明乾元終始一卦之道得所謂潛見飛躍各以其時而成六位矣此周公繫爻之義也六位既以時成則聖人可以乘此而用天道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亦各因其時而乘焉此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且乾道之變化也蓋非物物而生之大關資始之戶使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而已各得其性命之正則萬物无一物之不和是

之謂保合太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以此是乃乾之所謂利貞也聖人知乾之利貞在此而不在彼故法各正性命之道以出庶物法保合太和之道以寧萬國則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矣此又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之彖非獨統論一卦之體蓋以人事兼明之易說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伊川先生曰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

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不足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易傳○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周行己錄

橫渠先生曰道行也所行即是道易言天行健天道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至誠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天有乾之象也君子像天與乾者也天有乾之象者以乾健而天行亦健故也君子能像天與乾者以天行健而君子自強不息可像之也易說

天地之功山川積而得之天之所以為天文王積而得之天不已文王亦不已豈非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之謂乎中庸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顔子未成性是為潛龍亦未肯止於見龍蓋以其德其時則須當潛顔子與孟子時異顔子有孔子在可以不顯孟子則處師道亦是已老故不得不顯耳九二九三九四至上九皆是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下非獨處微亦陽未動而時未至故也易說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伊川先生曰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時至而出兼善天下膏澤下於民之時也易說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伊川先生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易傳○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張繹所錄

廣平游氏曰終日乾乾反復於道也反復宜與復卦之反復同釋終日乾乾行事之時而曰反復道何也

蓋君子之行事雖汲汲皇皇而易簡之理未嘗離也亦行其所无事而已九三在下體之上將離人而天矣故有反復道之象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天德之所為確乎能其事而已矣雖有為而未嘗為反復不容言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乾自強不息也自強不息則反復皆天道造次顛沛必於是也易說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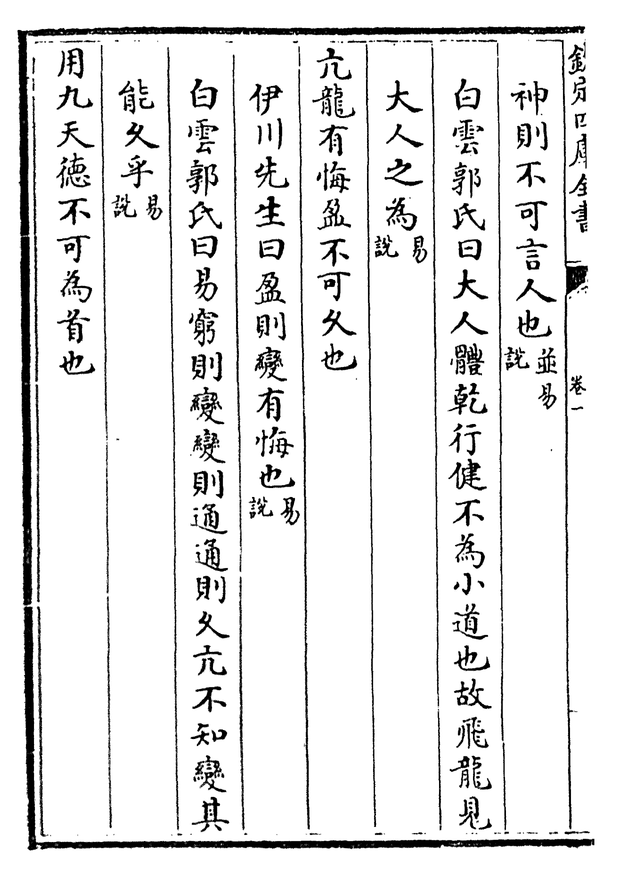
横渠先生曰或躍在淵進退皆可在淵者性退也故指其極而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為有位之臣與二同功雖有進退之義而義在有為故進亦无咎聖人懼其近而必進故或之亦慮其退而失時故曰進无咎也易說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伊川先生曰大人之為聖人一无人字之事也易說

橫渠先生曰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九五大人造也造成就也或謂造為至義亦可大人成性則聖也化化則純是天德也賢人若大人則學可至也位天德則純神則天也故不可以神屬人而言莊子言神人不識義理也又謂至人眞人其詞僭窅皆无可取孟子六等至於



神則不可言人也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人體乾行健不為小道也故飛龍見

大人之為 易說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盈則變有悔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亢不知變其

能久乎 易說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明道先生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劉絢所錄

伊川先生曰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善用天德者用其大不善用天德者用其强强无不及也處衆則欲長有功則欲伐故聖人於是戒之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其知用天德者歟易說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為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之義也貞者幹

事之用也易傳○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无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果然體認得入關語錄○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張繹所錄○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言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語解○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呂與叔東見錄

兼山郭氏曰彖既釋此四德矣而文言又三復之何也曰乾有天道有人道析而言之則明乎天人合而言之是或一道也今夫受命賦形於天地之中亦各從其類也本乎天者全乎天本乎地者全乎地是以謂之人也其人之有德慧術知得之於天進退用舍受之於命然則所謂天爵者吾所固有也得元者謂之仁善之長是也得亨者謂之禮嘉之會是也得利者謂之義義之和是也得貞者為正為信事之幹是

也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凡言人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亨利貞固不止於在人者則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非獨人事而已易說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嘉會足以合禮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理也不合

理則非禮豈得為嘉非理安有亨乎利物足以和義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貞固足以幹事貞固所以能幹事也君子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易說

廣平游氏曰道者天也道為萬物之輿故足以統天仁者人也仁為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

育乎春而震為長子也大為之制經為三百曲為之防詳為三千要皆歸於大中而已故曰嘉會足以合禮猶之萬物相見於夏而離為文明也義主於刻制而利不生於其閒則不和先王之義勞之所以逸之故民至於忘其勞殺之乃所以生之故民至於忘其死蓋利之實行乎其中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猶之萬物凋悴於秋而說言乎兌也夫事以智謀物以智創知而不貞則事不立貞者正而固也謀之不正則

異議得以屈之守之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豈事之幹邪故曰貞固足以幹事猶之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君子行此四德則乾道在我矣故曰乾元亨利貞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體乾之仁故足以長人體乾之嘉會故足以合禮體乾之利物故足以和義體乾之貞固故足以幹事此君子行此四德之道也君子行此四德亦同乾之元亨利貞易說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明道先生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劉絢過汝所錄

伊川先生曰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

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蓋爲德未成則不可以仕是行而未成者也故潛勿用龍德而未顯者也不成名不求聞也養實而已樂行憂違不可與無德者語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不爲沽激之行以求時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信不知悔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无所求於外故善世溥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已

而已不暇及人者也並易說○用則行舍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能○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龍德而正中故曰善世而不伐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矣非

伯夷柳下惠之徒何足以與此若孔子則聖人之時不専於勿用也其易世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辟世者若伯夷待天下之清是也非遯世无悶確乎其不可拔不足以與此○孔子之門唯顔淵閔子未嘗仕蓋隱而未見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於二子見之矣並語解

白雲郭氏曰道與世合則出而見道與世違則隱而

潛惟有德者能之古之人邦無道至死不變又曰邦无道則愚豈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歟遯世无悶猶善其身者也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愠者也行其所可樂違其所可憂此顔子所以不改其樂而人不堪其憂也易說○且聖人依乎中庸也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其龍德之隱者乎非吾夫子疇克之哉顔淵見其進未見其止不改其樂而无祇悔其殆庶幾乎中庸明聖人潛龍之義故先舉素隱終言遯世

雖潛之中所不可廢當遵而行之者中庸之道也中庸

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伊川先生曰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德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

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易傳）○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劉元承手編）○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暢潛道錄）○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

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工夫但唯是動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〇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无它只是整齊一作莊整嚴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是无非僻之好此意但涵養久久則天理自然明○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潘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從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藩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並入關語錄○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呂與叔錄

横渠先生曰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

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顔子所以求龍德而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顔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德博而化言化物也以其善世即是化也善其身自化也兼善天下則是化物也知化則是德化聖人自化也化化之況味在學者未易見焉但有此

廣平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亦閑邪存其誠而已語解

白雲郭氏曰初九潛而勿用故孔子言其隱德九二見而在田故孔子言其龍德之著見者由二文以觀之中庸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序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行之見者安行之也唯正故能閑邪唯中故能存誠閑邪所以存其誠也有善世之功而不自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

有正中龍德博而物化故能盡性盡人物之性豈閑邪存誠之所致歟君之德正中而已九二所謂咸有一德者也易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此龍德正中之事中庸之聖人也中庸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明道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説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無論大小事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是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

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凡大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修辭立其誠文脩之義也○子貢之知亞於顔子知至而未至之也并李籲録○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

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劉絢師訓○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朱公掞編○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无事可奪入關語錄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為哉惟進德修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

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一无後字）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知懼雖在危地而自无咎也（易傳）○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

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楊遵道錄○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為忠信也○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修立在人並呂與叔所錄○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遂字終之須以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而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

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也知終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入關語錄○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唐棣所錄○知至至之如今

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存義或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張繹所錄○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以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是覷却堯後學它行事无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它動容

周旋中禮劉元承手編○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

易曰知至至之胡氏拾遺

横渠先生曰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忠信所以進德學者止是一誠意耳若不忠信如何進德不驕德當至也不憂業當終也○適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時○求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

之地乾乾德業不懈於趨時也知至極盡其所知也并易說○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唯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无如改過之不吝并正蒙

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

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无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由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也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為基亦没世不能立矣○人而无信以輗軏為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无信則中无所主矣以之為仁則嬖嬖而已以之為

義則蹎跋而已為智則詠為禮則偽无所施而可也輗軏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輿雖備而无輗軏則有車之名而无運行之實人而无信則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並語解

龜山楊氏曰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无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語錄○修辭立誠而剛大之氣形諸外則鄙倍斯遠矣○知至將以至之則見其進矣

未至乎終之故未見其止也顏淵知至矣未至乎終之而死故孔子惜之也語解

白雲郭氏曰乾健也乾乾健之至其自强不息可知也蓋不如是不足以進德修業大有為於天下也德在我者也非內盡忠信則德不可進事業措諸天下者也其修辭外見者未見其所以盡成己成物之道皆不足以居業也事之方來可至者至之君子知動之微作事謀始也事之已往當終者終之君子存謹

終如始之義也卦至於三其道革矣自初至三可終之德業也自四以往可至之德業也既盡善始善終之道故居三之尊而不驕任五之事而不憂雖在危地何咎之有夫内以忠信而進德外以辭誠而居業知至之幾知終之義不驕不憂皆乾乾而夕惕者也修辭立其誠如臯陶矢厥謨之類是也發號施令皆修辭也以誠為主易說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

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枉非離羣類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常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故曰在淵位非所安故或以

躍德非為邪故進退上下唯義所適唯時所合故曰欲及時也能如此擇義則无咎也○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九四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時可上可下可進可退非為邪也即是直也天道不越乎直直方則不須習行之自无不利非為邪則是陟降庭止也進德修業欲及時即是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也

言无畔去亦无援引亦无歆向亦无羡而不為誕知登于岸耳岸即所處地位也此與進无咎同意唯志在位天德而已位天德大人成性也九三九四大體相似此二時處危難之大聖人則事天愛民不恤其它誕先登于岸並易說○陟降庭止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歟正蒙白雲郭氏曰上下進退皆貴有常而不變而此无常者上下進退係乎時命也孔子嘗為委吏乘田矣豈

捨正道而為此哉亦豈離類敗德而為此哉不得其時而已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是以不忘于或躍也孟子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為聖之時而文言以或躍為欲及時其義一也由是知魯之司寇或躍之義存焉耳九四之處不以正疑其為邪也故言非為邪龍德在下而已違之疑其離羣也故言非離羣孔子懼進不以道而退不以義者故以及時釋或躍无咎之義易說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况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其

義則與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易傳）○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入關語錄）○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有得地氣多

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呂與叔録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時氏拾遺

横渠先生曰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見謂同聲相應是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

也○聖人作萬物覩故利見大人○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一章止為飛龍在天而發龍虎水火之喻蓋明各遂一類去本在上者卻上去本在下者卻遂下德性本得乎天者今復在天是各從其類也並易說○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蒙

龜山楊氏曰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覩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

人唯恐不作作則即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大哉君臣之道各從其類如是之至也故湯使聘之幡然而改者商之一德之臣也聞文王興而盍歸乎來者周之同德之臣也雖求之於上應之於下在人事如此而有必應必親之道者係乎龍德之同耳易說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而有悔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亢而自喪之也易說○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正蒙

白雲郭氏曰貴而非其位不知退也高而无其民不知喪也賢人謂九三也九三之德知幾夕惕與此異矣德既不同則在下不應不為輔也動不知止其悔宜矣易說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時舍隨時而止也舍去聲○行事進德修業也○自試隨時自用也○上治得位而行上之治也○窮之災窮極而災至也○天下治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大而得乎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理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九二居大中安止之地至於三四則不得所安也○三四與二皆言所遇之時二之時平和見龍在田者是可止之處也時舍時止也以時之和平故利見不至於害○三四則皆時為難危又重剛又不中至九五則是聖人極致處不論時也○九五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九二正

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下也曰下言微也如有緊在下也前言位之人也後言爻之時也○時舍時可進故隨時而舍明有正中君德亦必待時○行事興事造業大有為也○自試君子謹失時之戒故或自試○上治以天德位天位治所從出○窮之災窮不知變故災至

○天下治知乾元之義而用天德則治矣並易說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天下文明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一作而化之○與時偕行隨時而進也○乾道乃革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乃位乎天德正位乎上位當天德（一作德矣）○與時偕極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二五皆正中之德五則曰大人造也

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升聖乃位乎天德也不言天位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焉潛龍自是聖人之德備具但未發見○見龍成性至飛龍則位天德○九五言乃位乎天德蓋是成聖實到也

不言首出所性不存焉其實天地也不曰天地而曰天德言德則德位皆造故曰大人造也至此乃是大人之事畢矣五乾之極盛處故以此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即是實到為已有也若由思慮勉勉而至者止可言知不可言位也言位則實在其所矣大抵語勉勉者則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則猶或有退少不勉勉斯退矣所以須學問進德修業欲成性也成性則從心皆天也所以成性則謂之聖者如夷之清惠之

和不必勉勉彼一節而成性若聖人則大以成性 竝易説

廣平游氏曰揲蓍之法遇九六之數則變乾以純陽故陽極而亢坤以純陰故陰極而戰如其變不則亢而突戰而傷不能免也乾以用九則陽知險而變故无首而吉坤以用六則陰知阻而變故永貞而利乾坤純乎陰陽者也故用九用六與它卦不同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則也故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易説

龜山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顔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矣○毋固則與時偕行論語解

兼山郭氏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九五七者咸在故為一也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是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莫有留礙者矣故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氣潛藏則閉塞未亨之時○天下文明君子出則道大明○與時偕行時可行健君子應

時行之行謂用也○乾道乃革潛龍之義至四而革矣○乃位乎天德有天德而得天位也○與時偕極乾道極矣時不復矣而不知止故與偕極○乃見天則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觀用九之義見天之可則也

並易說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明道先生曰性情猶言資質體段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反復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

○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讚其利之大曰大矣哉並易傳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作該字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情性之動處也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呂與叔東見錄○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為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凡順理无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葢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張繹所錄

横渠先生曰利貞者性情也以利觧性貞觧情利流

通之義貞者實也利快利也貞實也利性也貞情也情儘在氣之外其發見莫非性之自然快利盡性所以神也情則是實事喜怒哀樂之謂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樂者如此哀之樂之莫非性中發出實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亨者乾之始也利貞者乾之性情也乾之始大是也乾之性情健是也惟其大故元亨而健故利貞也○利天下者始於乾元故彖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可言所利則其利小矣不言所利无所不利也（並易說）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伊川先生曰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白（一作見）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剛健中正中爻之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主以中正為精也六爻發揮言時各異旁通情也情猶言用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之為乾剛健中正純粹精是也狡乾之象則六爻不齊能盡乾之義就其中正而純全焉獨見乎九五所以取象於飛龍也必也攷論其精微則七者咸在也蓋陽德為剛乾德為健以位則中以才則正上下无異體故謂之純内外无偏係故謂之

粹它卦莫能與之同故謂之精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德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乾之業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乾之用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乾之功也有是德則有是業有是用則有是功也然精者德之精情者卦之情乘六龍用九也天下平致美利也乾之大如此聖人之法乾也剛健中正以崇德發揮旁通以廣業時乘六龍崇德以致用也雲行雨施廣業之功成也並易說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伊川先生曰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於外可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未成之地耳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

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龍德而隱聖修而未成者也非如學者之未成凡言龍喻聖也若顏子可以當之雖伯夷之學猶不可言龍龍即聖人之德顏子則術正也（並易說）○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語解）

白雲郭氏曰隱而未見時之未至也行而未成德未大成也是以確乎不可拔也成德者時成之龍德也言之信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皆可見也初之

潛未足以與此易說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寛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以學問坤之道

盛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易說○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則擇善不明矣中庸解

兼山郭氏曰九二見龍在田以君德而處臣位在君子方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者也田非不可安安之非所宜也是以利見大人彙以待徵學以待發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學聚問辯寬居之者期於仁以行之耳故潛龍勿用知其行而未成也見龍在田知其君德大成而可行也是以利見大人唯仁以行之為九二

之事易說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伊川先生曰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三四皆過中重剛時不可舍庸言庸

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内正性命故其危且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正蒙

兼山郭氏曰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位則人也故因時而惕進德修業之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天為君在田為臣皆中正也三乘重剛而過中故為危懼之地易說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此以六畫分三才也以下二畫屬地則四遠於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則止言不在天在田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或躍在淵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乾道之革也是以進不安於進退不安於退

處不安於處故疑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承重剛多懼之地上不為中正之君下不為同德之臣中非興事造業之任故於進退懼而或之也或之則毋必以是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故无咎易說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與參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並劉絢師訓○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呂與叔錄

伊川先生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

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易傳○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蔣氏拾遺○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浩然无間一作害則天地合德照无偏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无方體能无方體然後能无我○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

知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皆可以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人與聖人自是一節妙處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以理計之如崇德之事尚可勉勉修而至若大人以上事則无修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不可得而知也直到已實到窮神知化是德之極盛處也然而人為者不過大人之事但德盛處唯已知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如此方是成就吾之所行大人之事而已故於此

文却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如此則是全與天地一體然不過是大人之事唯是心化也故嘗謂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蓋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則不可加功則是助長也要在乎仁熟而已然而至於大以上自是住不得言在熟極有意大與聖難於分別大以上之事如禹稷臯陶輩猶未必能知然須當皆謂之聖人蓋為所以接人者與聖同但已

有知不足不肯自以為聖如禹之知斯可謂之大矣其心以天下為已任規模如此又克已若禹則與聖人直无間别孔子亦謂禹於吾無間然矣久則須至堯舜有人於此敦厚君子无少異聖人之言行然其心與子貢仲尼須自覺有殊在它人則安能分别當時至有以子貢為賢於仲尼者唯子貢則自知之人能以大為比常以聖人之規模為已任久於其道則須化而至聖人理之必然如此其大即是天也又要細

審處行之於暗隙不欺若心化處則誠未易至孔子猶自為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儻曰吾聖矣則人亦誰能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_{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其禱也久矣

語解

兼山郭氏曰孔子釋飛龍而明之以四合何也蓋在天地則合德在日月則合明在四時則合序在鬼神則合吉凶雖四者之間各有其所合而終无所留究

其道則无不周攷其迹則无可係此莊子所謂反一无迹者也反一无迹唯飛龍能盡之不然辯飛龍何異於四合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嘗讀易至於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孔子曰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言誠者事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蓋言誠之者之事也中庸解○孔子於

易之乾明大人之道則知大者乾道也浩然闕

白雲郭氏曰天下至大也非有大德者不能有天下唯有大德故其德有容无私於覆載其明无不及无私於照臨其序有常无私於生養其吉凶有感无私於賞罰是以能同於天而无相違之道况於人鬼乎葢與天道同者不係乎先天後天也究觀乾之一卦則包犧之畫明人配天地文王之重明聖人成天地之能周公之爻明有天德則居天位孔子之辭明合

天地則可治神人乃知君德不可以不大也故堯則天之大舜能有大禹為大禹皆九五之大人與易說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伊川先生曰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孟子稱為聖之時大哉隨時之義也一失其正而為亢則於進退存亡得喪之際尚不能周知況天下國家乎聖人釋文至於四五蓋其道難以一義

大易粹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至四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大易粹言卷二

宋　方聞一　編

坤下
坤上

廣平游氏曰坤者純陰之卦也故初六陰生有履霜之戒六四重陰有天地閉之象易說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伊川先生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

剛固為貞坤則以柔順而為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以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並易傳○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

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羅氏拾遺

兼山郭氏曰乾稱乎父坤稱乎母乾一也坤二也一以資始二則資生所以地大亦配天之極也坤配乾是以有元有亨有利獨无剛德以終之故為牝馬之貞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健也坤順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乾坤元亨皆一也利貞之體異者坤以順為正也牝馬順而健者也先順而後健坤之道也利牝馬之貞所

謂言所利也言所利則不名為大故彖曰至哉坤元○坤徳至順待唱而應不為物先故君子有所往在物之先則失其道在物之後則得其道得其道斯能成其所利矣西南坤之類也故得朋東北反坤之類也故喪朋世有以得為吉者堯之得舜是也有以喪為吉者坤之喪朋是也得朋則以順濟順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道喪朋則以健濟順天下无不濟矣坤道以喪朋為正君子安此則吉孰大焉上言元亨利牝馬

之貞蓋坤之繇辭出君子攸往之下皆人道也凡言吉凶皆人道之辭餘卦皆同並易説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伊川先生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

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地以成其功坤之厚徳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寛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承成一作順天之功品物一作類咸得亨遂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

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乾之用陽之為也坤之用陰之為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陽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安貞而吉以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彖有三

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並易傳）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唯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楊遵道錄）東北喪朋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羅氏拾遺）○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无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為）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

損缺處　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呂與叔東見録

横渠先生曰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以西南為得朋乃安貞之德也以東北為喪朋雖得主有慶而不可懷也西南土之位東北木之位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也媵遇勞而无怨却是能喪朋者其卒嘯也歌是乃終有慶也此婦人之教大

者也西南致養之地東北反西南者也隂陽正合則隂相對者必陽也西南得朋是始以類相從而來也東北喪朋喪朋相忘之義聽其自治不責人不望人是喪其朋也喪朋則有慶矣江有沱有汜有渚皆是始離而終合之象也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媵遇勞而无怨是能喪朋也以其能喪朋故能始離而終合之子歸自嫡歸也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皆言其始之不均一也其後也悔嫡自悔也處既安既

處之處也始離而終合既處也歌是乃終有慶慶則同

有慶說並易

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無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坤順承天則於乾之道亦无餘地矣特不出於天之外而已故曰至哉坤元言地道於是為盡也天下之道至於易而盡故曰易其至矣天下之德至於中庸而盡故曰中庸其至矣乎體易而崇德則日新體易而廣

業則富有故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其静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顯大言无所不被四者坤元之德也體坤德以有行者非君子不足以與此故曰君子攸行○天行健者天之不已也无不覆燾者天之无疆而地之持載足以配之故曰德合无疆蓋无疆者以形言也德合无疆者地之配天也應地无疆者君子之法地也於君子攸行應地无疆則知乃順承天

之下德合无疆者合乎天也易說[注]

兼山郭氏曰乾坤二者方其對立於兩儀莫知所宗是以謂之先迷及其順以承天是以謂之後得主利也西南隂位也故謂之得朋得朋者趣其類也東北陽位也故謂之喪朋喪朋者順以從乾也安貞之吉吉者言其静順之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則无不至至則有所極此乾坤之異也始則未生生則成形坤之資生順承之道是為坤

之至也一順未足以盡坤之道其能合乾无疆之大德者厚載萬物而已元者四德之首也故統天為乾之元而厚載為坤之元也无疆之德健是也〇剛健中正此乾之所以大含弘光大此坤之所以至含弘言其靜而翕也光大言其動而闢也萬物資生而得咸亨者本於含弘光大而已乾為馬非坤也而坤有取於牝馬者欲合乾德无疆故有取於馬也合乾而非乾故曰牝馬牝馬柔順而行健坤道至柔而動剛

故能合乾之德而行地无疆也○君子法坤之道行此柔順利貞而已柔順至柔也利貞則動剛在其中矣且乾健坤順道之常也逆之則失其道也故坤先則迷而失常道後則順而得常道也然一陰一陽之謂道坤本陰而西南與類是不知坤有剛柔動靜之道一於陰者也東北喪朋則德至柔動剛之理坤道乃備是以乃終有慶矣聖人出庶物而寧萬國者法天之行健也安於後順喪朋之正而終於吉者應地

之无疆也坤合乾德之无疆馬行類地之无疆聖人應坤之无疆此三言无疆之别也易說並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伊川先生曰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萬物易傳○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不可用楊遵道録

兼山郭氏曰乾天道也故以氣言故曰天行健坤地道也故以形言故曰地勢坤氣則无不健也形則无不順也坤之坤道主之故能厚德載物靜順之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得乾道之大者地得坤道之大者聖人從其大者故乾坤皆言天地而六子之象亦各舉其大者明之也乾言天行健則知天行得乾之健也坤言地勢坤則知地勢得坤之順也故君子法之厚

其德而无不載焉古之人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

易說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隂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伊川先生曰隂爻稱六隂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隂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隂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隂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隂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

盛也○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於堅冰一有也字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並易傳

兼山郭氏曰乾一以健坤一以順而六爻之義何參差之不齊也蓋統而言之則為順者同別而言之則為順者異非異也所順者時之不同也初六之順言其理也陰能消陽柔能敗剛是以履霜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則然矣是以防微於初故不可與長也孔

子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主生隂主殺故春夏為陽秋冬為隂而陽為君子隂為小人坤之初六隂生之始而言履霜之漸以見聖人好生惡殺辨君子小人之分防微杜漸戒之於其早也霜之始殺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有必至之理故也禍亂之作莫不由此是以大禹之戒言不見是圖而成王毖之於小宣王慎之於微詩書有取焉易說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伊川先生曰二隂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人氣之體也於坤

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並易傳）○或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張繹所錄）○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無

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
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
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方便是剛大
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
於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
云剛无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
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
无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已是也道又是二又是六地

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无二但至有淺深大小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地道之有孚者故曰光也易說○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无不利正蒙

廣平游氏曰坤之六二靜則為中正動則為直方坤之道盛於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不言直方則

地道之光不可得而見矣故以動者言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

曰直方蓋所以為大然其辭却似不達孔子云敬義

立而德不孤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

凡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凡弟此所以為大也

語錄

兼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盡坤之美居無不當之

位而上无異道之應故可以直可以方不疑其所行

凡以順道故也且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乾之得一者九五是也坤之得一者六二是也六二柔順中正在下卦之中无應无承遠於君位可以直道而行者也以其能一而不私故能直以其依中正而行故能方以是而之焉故能大无所因也從容中道而已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其是之謂乎且天動而不息地靜而无為何取六二之動也曰天地相感合和於中亦感而後動動而有行與夫陽倡

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者異矣是以初為防微終為失道亦見聖人之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臣道以順為正得順之至者其六二乎六二盡牝馬之道者也盡牝馬之道而言直方大者疑於陽德也蓋不有是德則一於柔順而已又豈能東北喪朋而行地无疆乎故象以直方為六二之動而文言亦以其動也剛稱之然牝馬順而健性之自然非習之而後能也蓋君子盡在已直方大之德而

外物之來雖不習而可應猶所謂素富貴貧賤者也不習无不利者以敬義也素富貴貧賤者以誠明也臣道得此則動静之際无所往而不為利雖非乾之不言所利亦盡坤之利矣繫辭曰坤其静也翕其動也闢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為地道之光也地道之光非以其動而光乎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地道之光者也易說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

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明道先生曰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一作恭順之道也可貞為可正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一作吝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一有守者臣

之道也○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以隂居陽不獨有柔順之德其知光大含藴文明可從王事者也然不可動以躁妄故可静一以俟時不可有其成功故无成乃有終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不正之隂處下卦之上其才為不足其位為過中以順而過中可以含章代終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以六二為一卦之主三非任時之責者雖有美德可明含而固守之可也或從王事謂從天下大務无成天之功終地之德而已然含章則不

茹終於必吐而後已此待時之義也待時者待從王事之時也知固守含章以待從王事之時則含弘光大之義得矣三居下卦之上其位非不尊雖有從王事任天下之道而六二中正已當其位矣故或之含章可貞非小道也故知六二之外三之德可以任重

易說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

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能愼如此則无害也並易傳○問括囊事還作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作不得在位張繹所録

兼山郭氏曰六四坤道之革由乾之四也有近君之嚴履多懼之地才德未孚危疑實甚以其上下不交故言天地閉以其无承无應故言賢人隱當斯時也

可以括囊无咎无譽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之君柔弱在上而四又以柔德獨近之其道危矣唯六四知幾之君子一以柔德自處既絶直方之動又異含章之發括而絶物斯无咎矣善惡括而不形故无譽好惡括而不萌故不害天下徒知毁之為害而六四又知夫譽之為害也不其慎之至歟孔子言賢人隱非隱其身也隱其德也善夫知幾君子之隱乎然則括囊果為臣之道歟曰時使

之然耳非得已也易說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伊川先生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辯也五尊位也在屯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

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一作大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黄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内積至美而居下故為元吉並易傳

兼山郭氏曰六五以位則尊以才則柔以體則坤蓋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而用中是以謂之黄裳

也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柔而用中故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雖臣道而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也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亦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而无兩君坤有兩臣德而无兩臣皆一義也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下下本坤之道也黃中色也色之美者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昔

堯有允恭克讓之德而後能得舜舜有温恭允塞之德而後能得禹臯陶文王有徽柔懿恭之德而後能得閎天太顛然則黄裳之德其為元吉宜矣元大也一人有慶兆民頼之之吉也二五之爻盖聖人明直方之臣非有黄裳之君不能致也文在中者言美德在中故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皆天下之至美是以天下蒙其福也六四明柔德近君著一時之變與六五辭不相通不可符合易之詞如此觀之爻文言斯得

之矣易說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並易傳

兼山郭氏曰上六坤道之窮窮而不知變者也陰生於午而始復於巽自巽至乾歷三時而終以位則不

為不久以氣則不為不壯然進則不知陽之當來退則不知隂之可去是以疑而必戰戰而俱傷傷不知悔亡其所謂坤順者也由是言之六爻之順者時焉而已凡易貴陽而賤隂非賤之也蓋陽主生隂主殺陽主德隂主刑陽知進退之義隂无過亢之悔是以非亢之則不去也始也履霜則難與之進終也龍戰則難與之退不知進退存亡是以謂之賤也易訊

白雲郭氏曰隂道柔順待陽唱而後動者也故陽不

唱則陰不動君不唱則臣不和有不待唱進而干陽者上六之過也進而干陽逼也逼則疑而戰矣野者在外之地言陽之抗陰必使不侵其内也龍戰于野則為臣之道既窮而在君之義亦闕矣其血玄黄蓋君臣相傷之謂也觀二帝三王之時君臣一體如元首股肱夫人无尺寸之膚不愛豈自傷其元首股肱哉漢唐之君屠戮臣下如異類其臣固有得罪者而彰君之惡大矣非特玄黄而已嗚呼上无黄裳之君

下无直方之臣幾何不道窮而龍戰哉易說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伊川先生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隂之道也隂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隂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易傳並

兼山郭氏曰用六永貞且欲其大終於順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順而動剛坤之德也可久之道也用

六之義用此而已用此可久能勿大終乎用九非獨君也臣亦可用九二是也用六非獨臣也君亦可用六五是也易說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伊川先生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

容萬類其功化先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賛坤道之順也易傳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則剛也因問見李籲録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

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
先兄无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
編録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无錯
編者宅人多只依語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
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録得却是不知
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張繹所録
横渠先生曰屈信動靜終始各自別令以剛柔言之
則剛何嘗无靜柔何嘗无動坤至柔而動也剛則柔亦

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信動靜終始乾行不妄則坤順必時也○效法故光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雖以柔靜為主茍无方剛之德不足以含弘光大後得主而有常矣含萬物含弘也化光光大也所謂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也然而要坤之至以順承天而行以時而已此重明卦彖之意易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

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盖言順也

伊川先生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冰（一无於字）小惡而至於（一无於字）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餘慶餘殃百祥百殃與中庸必得之義

同善者有後不善者无後理當然其不然者亦恐遲晚中間譬之瘠之或秀腴之或不秀然而不直之生也幸而免遇外物大抵適然耳君子則不恤唯知有義理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之初六非積善之象而文言先及積善者因明善不善皆在所積知不善之不可積則善為可積矣聖人貴夫早辯者慮馴致之易長耳所以坤之德以柔而剛靜而方為至蓋非剛非方則一於

順皆馴致之道必不能早辯故也易說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唯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只如是別无別途呂與叔東見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

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並劉絢師訓○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合内外之道也釋氏内外之道不備者也河南語録○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李籲所録○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槃盂几杖有銘

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李籲師說

伊川先生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一作則內直義形而一作則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易傳○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

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虚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无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内也○率氣者在志養氣者在直内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内○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无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

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无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内則雖江海之浸无所能入安得不虛无水於内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它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无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无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无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三矣言敬无如聖人之言一无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

直内義以方外須是直内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將字敬以直内涵養此意直内是本○主一无適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識得它剛大直不習无不利並入關語録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周行已録○問敬義何别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專守着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

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並劉元承手編○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並呂與叔東見録○君子慎獨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焉李籲師說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

用敬則內自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云義以方外（朱公掞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游氏拾遺）○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方是本○心敬則內自直（並胡氏拾遺）○敬立則无妄无妄則禮也（語解）

橫渠先生曰敬以直內則不失於物義以方外則得已敬義一道也敬所以成仁也蓋敬則實為之實為

之故成其仁易訓

廣平游氏曰多識前言往行而攷古以驗今者學也耳目不交於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內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外有正語解

龜山楊氏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无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无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

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語録

兼山郭氏曰愼獨之道何為哉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其如斯而已矣何為敬主一之謂敬何謂主一孟子曰必有事焉之謂也必有事焉則上天之載可以馴致之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直以言六二之正也方以言六二之義也以敬為正而直内盡處中之道矣又以義而方外是以能居興事造業之任也直内則中立不倚君子

所以正其心方外則和而不流君子所以措諸事業內外並立則大德不孤矣虞舜夔夔齋慄直內之敬也温恭允塞方外之義也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无所往而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易說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不為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

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白雲郭氏曰陰能含美則能從事蓋坤之德含弘為先也地道妻道臣道皆人之道也无成代終含美俟用而已易說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

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

變化草木蕃充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上蔡

語錄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為隔絕

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

道乎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蓋言順也言順於勢也蓋言謹也言順於命也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則用順亦必有所處如齊之田氏魯之三桓晉之六卿其勢之馴致必至於不可觧夫固可以用順耶此初六之堅冰所以明用順之獘也天地閉賢人隱則伏其身而弗

見閉其言而不出藏其智而不發唯恐其不謹如鄉隣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非所以為謹矣此六四之括囊所以明用順之善也夫順何由哉順性命之理而已茍順性命之理安往而不善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交感則賢人出而萬物亨天地閉隔則賢人隱而萬物不遂此自然之理非必天地不交否之時為然也君臣之道不合則為閉矣賢人之德不彰則為隱矣括囊蓋欲其自謹之詞易說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伊川先生曰黃中之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於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唯一作故唯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易傳○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正位居體所以應黃裳之美易說

廣平游氏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周公其人也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之大美發於事業者既孫而不處其暢於四支者睟然見於動容周旋皆盛德神明之容不可得而形容也徒見其赤舄几几而已赤舄几几四體不言而喻也○黄中通理者養德性之源而通至理也正位居體者正爲臣之位而居坤體也通理云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非謂其閙彼也自閙而已故宅於心者至虚而明

居體云者處靜而无倡也稟其令而已處順而无作也續其終而已故守其身者至柔而恭内外交相養則美在其中粹然无疵矣故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暢於四支所以為美之至也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功髙而朝不忌任重而上不疑此發於事業所以為美之至也古之人有體是道者吾於周公見之矣周公既有大美而不居則所可得而形容者道德之氣神明之容而已故曰赤

鳥几几蓋暢於四支者然也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而名實孚於上下不可掩也故曰德音不瑕蓋發於事業者然也公之碩膚若是而不與有焉則其為美之至可知也坤之六二地遠於君諸侯之位也故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而以其動者言之所以為人也六五地近於君公卿之位也故言黄中通理正位居體而以其静者言之所以為美者為臣之義於是兩盡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有至美之德能通天下之理故可以正君之位居君之體而德與位稱也是以近而暢於四支大而發於事業見於四方萬里之遠者無非在中之美德也充之足以保四海是為美德之至夫聖人治天下國家之道必本於心正修身之微是以六五君子之發於事業者蓋由在中之美能通天下之理而已易說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馬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伊川先生曰陽大隂小隂必從陽隂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隂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於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隂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隂既盛極至於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黄玄黄天地之色謂皆傷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上六之戰无龍以明之則不知其與陽

戰也爲其嫌於无陽而言戰也故稱龍焉蓋俱陰无

戰故也因其稱龍故稱血因其稱血故稱玄黄從其

類而言此周公爻辭之大法也天玄而地黄蓋天地

陰陽兩傷之意易訊

大易粹言卷二

大易粹言卷三

宋　方聞一　編

䷂震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屯序卦曰一无曰字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隂陽始

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為三才之書其言道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為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之純全故純剛為乾而盡天道純柔為坤而盡地道至於

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共為人道以配乾坤是以諸卦所載人事為多而人道自此明矣然則人道以六十二卦而後能配乾坤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歟易說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伊川先生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易傳○處屯難

而有致亨之道其唯貞固乎然能守正不變者鮮矣師說雜編

横渠先生曰勿用有攸往往則失其居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屯極必亨故屯有亨之道元亨大亨也利貞利在正也與乾四德異矣勿用有攸往以初爻言也險在前屯難方生也遽而往則行險而犯難矣故曰勿用有攸往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无屯人與萬物皆有之物之始生

及其未亨之時皆屯也故為人道之始乾坤之四德所以生萬物而康屯者故屯有得於乾坤之四德也然四德非一於屯也屯之所得者屯之時屯之事而已觀乾之彖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形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也是則天地之道始終在於萬物而萬物以人為首故屯為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人道始生而未成未可用有所往先於建侯者聖人配天地之德生萬物而康屯莫先此大公之道

故也易說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伊川先生曰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為艱屯之義○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隂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

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一无夫字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一无夫字貞固也○上文一有既字言一有夫字天地生物之義一有是以字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屯宜建侯而不寧何也盖屯難未解方且急賢才以自助故分土錫圭以報有功而崇有德

又且與之戮力以弘濟艱難故雖建侯而不寧也若豫之建侯則四方无虞五刑不用要當建諸侯以藩屏王室而已以是建侯則寧矣武王歸馬放牛何不寧之有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難生也陰陽始交而未成澤坎之所以為難也震動而坎險動乎險中合二體言之也止乎險則蹇動乎險中則亨動有亨之道也盖險非可止之地止則終於

陷而已矣故動乃亨也夫屯難之初上下无常分貴賤无定位非正也屯難平而後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故曰大亨貞言亨而後貞也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而澤下流矣○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并易說

兼山郭氏曰屯者物之始生也草者之未齊昧者之未明勾者之未伸萌者之未達而有動乎險中之象

終至於大亨貞也是以草者齊之昧者明之造物之始也建侯而不寧人倫之始也厥初生民无羽毛以蔽其身无爪牙以充其欲則必求其羣而比焉勢又不足則必求其強且大者而比焉此后王君公之所由立也故後世有天下者必思屯之所以利建侯而不寧則知所以為治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剛坤柔至屯而始交交則人道乃著然純陰疑於陽則戰況剛柔之交能无難乎以是知

人道之患與天地異故繫辭言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是聖人不能无憂也屯之時處險而不可動故言勿用有攸往屯者也而天下草昧聖人不得不動之時故言利建侯康屯之主也利建侯則動乎險中亦聖人所不得已也唯動則得天地大亨萬物之貞道茍一於勿用有攸往則非康屯之主也雷雨之動滿盈乎天地之間此天造草昧也建侯而不寧聖人法天而造草昧也聖人法天繼天而造草昧此屯所

以繼乾坤之道也易說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伊川先生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一无屯字難經緯綸緝謂營為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无汨其序之謂也易於屯曰君子以經綸言所以濟難當如此也

中庸

解

龜山楊氏曰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矣雲雷而不雨卦之所以為屯也屯也屯難未亨君子經綸之時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事象之宜也在上則為雲在下則為雨亦事象之宜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經綸者經綸天下之事建侯而不寧之謂也易說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賢人在

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隂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隂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隂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之於隂自為貴乎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磐桓猶言柱石磐磐石也桓桓柱也謂

利建侯如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以剛動之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王佐才也象所謂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耶故其體國致君宜以協濟為意其曰利建侯者乃代天理物之職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初以剛明之才處羣陰之下能以貴下賤也其才足以濟

時之屯又能以貴下之宜其得民矣然猶盤旋未進
者志行正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所
謂正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大得民也而猶
服事商者亦行正而已矣故曰利居貞高明柔克利居
貞者待時而動不失正也聖人之有天下非私之也
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為說共給之之為安故利建侯
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者用此道也易訓
兼山郭氏曰初九剛柔始交故稱磐桓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理之常也時有不得行是以宜待也陽上而陰下上貴而下賤亦理之常也其或以陽下陰以貴下賤者適時之變也是以康屯之道在於得民得民之道在於下下老子曰江海為百谷王以其下之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時興事皆當磐旋磐旋未決也居屯之道則當居貞建侯如是之利可免磐旋矣○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而天下萬

物方資於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為不可不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不動之時此其所以磐旋也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於屯也何不利之有故雖磐旋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況以陽下陰大得民乎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為也為民而已為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盡之並易說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隂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一作五）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迴如辭（一有助字）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隂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

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為剛陽所逼是其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_{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班布不進之貌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陰柔乘剛故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下馬為班言此屯而不能有行也初以陽下陰婚媾之象匪寇也二以柔順中正之資守常待應而不從女子貞也與天下之大老異矣蓋初雖有剛明之才足以濟難而享屯以之為君則未也守女子之貞宜其不字矣至其數極而反常則君臣之分正故十年乃字十數之終也君先而臣從君唱而臣和所謂

常若綺里之徒漢初求之不可得而臣女子貞也晚出從太子遊反常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召雲者龍命呂者律其聽者非苟合而已也以位則配以居則正而不偶焉屯故也至於天道反常則應之禮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无道至死不變其六二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世動在險中非陰柔之所宜也況六爻之中莫柔弱於六二故為在屯之邅者而有女

子之象馬馬班如欲應五而不能進也初九之剛進而見逼非為寇則婚媾耳六二居中待應不為茍合寇婚不從故云不字至於十年屯難反常終從正應則六二之處屯可謂女子之貞者矣伊川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為義不計初之德為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所謂假初以明二非在二以明初也班如者舊以謂相牽不進或謂班旋不進伊川謂班分布之義與馬異處要之班如為列而未進又不欲退處也易說

六三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陰[一无陰字]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唯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

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一作窮困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非其地故曰入于林中虞防禁也二以乘剛有寇故五若可親五屯其膏故不若捨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動之極而不中正非居正者也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故其出有獲當屯難草昧之時動不以正而上无應以之濟屯是從禽而已即鹿无

虞唯入于林中者也古者无事歲三田非以為遊豫也必有山澤之虞以菜其野盖菜其野而後禽可即田而无虞是從禽而巳林中非即鹿之所君子見幾不如舍之往斯吝窮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在屯之時居動之極貪於有獲肆欲從禽昧道而行以臨險阻始求有得往益屯也不知所謂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故也六三互體有艮庶幾有知止之心故曰君子幾不如舍也即鹿无虞以

從禽也何必黠喙之謂乎其卦則屯其體則震其互體則止動而求獲不知其向是以不如止也虞翻變文為麓或謂於義為贅且鹿之巳即何必虞乎謂為贅辭則鉅鹿沙鹿皆當同義故知從禽非專鹿也易說白雲郭氏曰虞翻王肅以鹿為麓先人曰如鉅鹿沙鹿之鹿故知從禽非專鹿也雍曰孟子言從禽獸而无厭書言外作禽荒則從禽禽荒皆謂田獵則此不止於鹿明矣六三以陰柔之才非中正之位居動之

極貪於有獲非處險之道也曽不自度可動之利雖即鹿也不過入于林中而已豈能有濟哉唯君子知幾不如舍之為得矣往則遇險其道窮也易說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一作剛陽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一作

剛陽之婚媾往與共輔陽一无陽字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已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知已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一作位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六四待求而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靜而正居險而不妄動者也故曰乘馬班如班如者有待而行也夫初以陽下陰求婚

婧者也而四應之求而往者也屯難之時智者以其謀勇者以其力競時赴功者皆是也而四獨居險而不為難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耳故往吉无不利而孔子曰求而往明也若諸葛孔明之於先主其幾是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屯雖可以有為之時又惡不由其道故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招而往何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屯之時有濟難之志而无濟難之才者六四也无其才則必資剛明之才與共濟難此所以班如有待於初九也初九正應以陽下陰得婚媾之義彼求而我往是以吉无不利也六二不與初九而待正應是之謂貞貞則正道存焉六四不近比九五下待初九求而後往是之謂明明則事業興焉此伊尹伯夷之所以辨也易說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

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膏澤不下及是其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并易傳

龜山楊氏曰屯難之世履尊位而陷乎險中乘陰而无輔欲有為而力不足者也此人君之屯也人君之屯於其名位非有加損也膏澤不下於民力不足以有為而已若唐之文宗是也故曰屯其膏言澤不下流也以其欲有為而力不足故戒之曰小貞吉大貞凶小貞若武宗用李德裕之謀先取澤潞河北諸鎮

置而不問是也故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大貞若魯昭公髙貴鄉公是也易說○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方屯難之時膏澤不敷權移於下政非已出人君之屯也權移於下而欲驟正之取凶之道也故大貞凶小貞漸而正之也孔子欲旅泰山者姑小貞之而已其後昭公卒至敗亡失此故也語解

兼山郭氏曰九五尊位大中慶賞之可行而時則屯也彼剛中之質見揜於二陰膏澤不得下于民之象

也坎雖潤下特私其應而已故小貞則吉也貞者事之幹也方屯之未寧而下有分民之臣上无蓼蕭之澤以及四海故大貞則凶也或以況魏晉之初蓋大器已移夫何屯膏之有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

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雍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德非不中也見擠於二陰而有屯膏之象者蓋五方自屯於險中豈能膏澤下於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陰之類也能擠君之德者也能屯君之澤者也人君惑而好之乃所以自致其屯也易說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屯難窮極莫知所為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易傳

龜山楊氏曰險難之極以陰柔居之乘剛而无輔无有為之資也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而已班而不能有行也漣如傷之至也若唐之昭宣是已其危亡立至又何可長者然則時終不可為歟曰有剛健之才尊德樂義擇賢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處屯之極不能變屯以求通雖曰加憂何可濟也是由寢積薪之上自謂曰安其能久乎二與四為不及上為過

過而不知變是以及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康屯之道莫大於建侯不寧非優柔不斷之所能濟也上六處屯之極乘馬班如同二四之道可謂優柔不知變者矣故進退猶豫終以自傷非可久之道也二之班如待正應也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也上六班如獨无所待進退不決而自傷耳屯為柔弱待濟之時故乘馬班如皆欲待而有所之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